



第六卷

雜著

塘湖甘公傳

塘湖甘公宮者虔之信豐人也字宗奇其先徙自丹陽家于邑之水東坊遂為水東著姓自公太父徵仕郎和鼎世以貨雄里開公父珍母郭郭之未舉子也畜二媵而厚御之迺後竟舉公公生也晚父母蚤棄而家故饒煢煢藐孤族有



修怨于公父者私誘強宗惡少數百輩名以它
事來捕公欲盡籍其產而有之公脫身匿舅氏
所亟出數千金陰購怨家重賂諸惡少滿其欲
而去事乃解稍長讀書不屑治章句去為郡功
曹已又厭之曰大丈夫不能致身五鼎則當浪
跡五湖安用家為又寧能僕僕刀筆為人役也
於是盡捐其產賤值而鬻之治裝重齎恣其所
之每過都邑即訪其邑之賢豪長者傾身而內

交焉相與縱譚千古譁浪時事意當語合奮臂
攘袂獵纓抵掌四座羈易凡所經歷名山大川
關徼險易隨筆橐記足所不到則必周訪而博
識之退而訂之往牒叅以時務作九邊圖說古
今形勝圖劈畫井井一覽而輿圖可指諸掌也
間則泛酒人博徒樗蒲劇戲浮白太醕挾歌妓
舞女鳴箏曳履狂呼沈湎彌旬浹月人莫測其
所以自壯而周流四方歲不過一再就舍即就

今賓客過從無虛日豪舉高會率為常度又樂
施予急人之難倒囊勿問也既衰而後稍稍倦
於遊葺一室自老顧謂子若孫曰吾席累世遺
業而卒以構禍幾不脫於虎口凡吾所為舉先
人之貲而盡棄之者豈不欲為子孫計又長哉
欲遺若輩安耳垂老而貧且窶晏如也往虔俗
鬻產者動以賤值為辭責償於鬻者鬻者苦其
訟也不得已而售之習為得計人有憐公貧者

為公籌之公叱曰去毋污而公而公即老且悖
肯效市井亡賴哉人以此益高公之誼居家訓
卜姓與隣里媻好往來問勞務以道義相規飭
所著有傳家易見水東鄉約行于里中里中有
私闕者必求直于公公為片言解去其不義愆
公之知而慚悔自新者尤多公亦不念其舊也
公雖好遊而子若孫皆能以文學自厲伯文重
重子傑仲封文林郎文炳俱邑諸生重與傑並

廩于庠重既貢而卒徠亦卒廷尉方斲公顧謂
文林公曰何天之困我若此意者其在此免乎
是免不凡必能振吾之窮時時拊而督誨之祓
引同卧就枕席間必為講說史籍二三條廷尉
能頌習而後寐以故廷尉之舉于鄉也在諸生
中即能彌引古今得失指畫幅員延袤與夫川
谷要害一一縷析如睹蓋公所以開之者蚤矣
廷尉與余遊每述其太父太母吳顧覆教育之

恩至泣下不能言既封其父為文林郎愈益念
其太父不忘也廷尉方嚮用日尊貴其所以褒
寵而光太公者曷有既已嗟乎世所稱倜儻魁
豪之夫身離憂難菟結于其中而不能憤發自
舒徃徃頽放於聲伎醉遨以洩其忿悁不平之
氣然智慮銷耗或迫於困窮倒行逆施而不顧
者亦有之故其後亦不復振也公幼邁奇禔僅
以身免乃盡傾其貲而託之遊以自放一何誕

也及考公行事與所論著又何其自待之重而
貽後之遠哉史文曰余觀太史公所記游俠諸
君子其事多奇絕可矜然終以危其身非所以
訓也至若萬石君家特以謹厚著聞而建慶位
躋通顯莫能有所建明豈所稱篤行醇謹固為
祿位計哉千章之桂必生泰山之阿而鶻湍激
瀨魚龍不窟宅於其間公之所為廷尉地者豈
淺渺哉豈淺渺哉

志喜亭記

古者諸侯各君其國于其民民有分田而又有
溝洫川澮以備水旱歲時歛歎則有望祀之典
為民穰田祁穀 天子又時遣大臣巡行而慰
勞之當是時湛恩濺澤旁皇周帀於寓內而民
用謹欣鼓舞歌頌不勸故其詩曰芄芄黍苗陰
雨膏之是也秦用力政蕪併裂天下而郡縣阡
陌之卒以慘刻自蹙而民於是不復覩先王之

澤矣。滌與去古近，循舉官職，間遣御史繡衣監御史錄民間獄條察州治狀，而又加意二千石。每刺史守相臨遣，必親名見嘗，稱曰：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愁嘆怨恨之心，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是以吏治蒸蒸不斲，而黎民艾安。至今稱滌為最國制，歲遣侍御巡行郡邑而親民之。朕又專屬之郡守，郡守察民疾苦，以其實上之侍御侍御轉而聞之。天子視漢加重，邇者功

利爭驚，道德溺我侍御，專以鷹擊毛鷲為能，任刻深吏為爪牙，擦下如束溼薪，而郡守若令亦習為脂韋，卑疵熾趨飾，傳厨侈供帳，以快侍御意。至民肥瘠，湯不為省民，不聊生數年以來，海內煩耗幾頓。天子愍之，立反新政，修明博大之業。明詔天下與民休息，而侍御涂公奉命按楚蜀，煩滌苛務，在宣明德意。癸未夏，巡行寶慶，是歲不雨，民苦旱。初，公未至，郡守胡公率

官屬齊袂為民大雩及雨露漑未足適公至公
至則諸令未下先申禱雨之約躬自衣素茹蔬
晝立禱庭中中夜起望雲凜仰天扣胸極其昭
假於是監司泉郡邑守令咸奉約束壹意虔禱
不五日而大雨滂濡原隰沛溢山澤公又一洗
近時沿習繁密之具蕩佚簡易課吏鞫獄親治
其大體而以其餘付之於守令旬餘畢事而去
供億不煩官不易常民頌無寃適余以使岷

過郡入境上高下黍稌被野登塲黎昨歡躍相
慶余以賀守太守則歸之侍御謀為樹亭刻石
垂之不朽而屬余記之余羈使事不果越明年
春胡公復走使千里徵余言余惟古太史氏奉
命四方采民風歌謠獻之闕庭以考察政治余
不敏不能播之聲詩登美史冊而可不紀其實
藏之名山乎亭名志喜藩司田侯題在天池山
即禱雨之所故城南有六亭歲久盡廢而此則

復其一云胡公滁人治郡多善政百廢具興冢
宰莊肅公為時名臣公其季也可謂載錫之光
矣田公宜鄉河南人以諫議旬宣于此有聲績
即遷去侍御汝高於余同鄉嘗搯擊論天下事
奮欲破觚斲雕挽之近古初宰龍游歲飢以身
禱更穰蓋所稱隨車甘霖乎其所至多惠政如
此史文曰余過寶慶太守辱交而與余游登愛
蓮之堂慨然周茂叔之餘風而裴徊南國以眺

其崇故墟則召公之遺愛存焉世之泯泯與草
木俱朽者何限也獨藉其榮名而聲施後世士
大夫之仕而至於斯者可以觀矣詩有之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後之觀風守土者其尚考於斯
亭

高安盧侯去思碑

太史公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信
哉斯言也自武健嚴酷愉快勝任而言道德者

溺其職矣吾高安之為治也土瘠而賦重環幅
員僅當省之中邑而歲課之額幾埒於一郡民
就貧而歛轉急邇季以來加以胥史之實日開
市井傭保因緣為奸至不可盤詰而逋負之委
積如林又會均田之役先是當事者刻期相責
一切苟且以應而豪民猾胥乘而竊伏於其間
欺公巧法上下騷擾故民昔病在賦而今又病
蠹也令憚於催科而又憚於弗均矣戾來條問

邑利病及民所疾苦唯賦最急乃先議賦法與
民約賦有常數數有定期令民得執其數如期
而歸之官耗蠹稍稍可稽也又議均田先察豪
黠之尤者寘之法盡芟其隱伏而籍之然後令
邑南北之民互相履校又勤加采訪損益其則
一歸諸平易民始帖然於疆理矣暇則與二三
文學進邑諸生講執試課而尤諄諄以行誼相
誠勉士之嚮學而修行者視昔斌斌也戾在邑

五載餽餉不及於門嗔恚不形於色殫心罔一日不在民雖施為大略未盡究其志而真誠懇惻則浸浸乎徹於豐蔀之下入於童皃之腑矣獨不喜傳厨以快過客纖趨媿媿以送意指故始至不能驟博虛譽久乃真醇著聞部使者交章薦列會當徵召起而戾以內艱報去矣去之日羣邑之士大夫文學三老子弟相率而送於境上至遮道不能前戾既去民悒悒不能一

日忘乃相謀樹石紀思以垂永久而徵言於余余惟漢史稱何生所在無赫赫名所去常見思而考其行事則唯與諸生試誦論程得失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而已若戾者其真廩廩德讓君子之遺風乎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夫民愛而思思而積積而滿滿而咏歌之不已而本之曰樂只是故觀於民之所思而為民父母者亦可以惕然思矣戾諱

奇字廷才號德玉楚之祁人也丁丑與余同舉
南宮對庚辰 廷試辛巳來令吾邑其行誼薦
於家庭有求之古人不多得者茲不具論論其
居官如此身修者官未曾亂也豈虛語哉豈虛
語哉

重修筠陽書院景賢祠附建社學記

今上臨御初載銳意太平專降委任執政自用
欲約天下學士大夫使惟已聽一行其志以示

有為而學士大夫多所異同執政患之於是講
學有禁已又聞四方書院增剏聚講繁興廼至
議革書院初議猶指近所剏豎者爾而希望成
風遂不考載記不稽遠近一切議革以報郡之
筠陽書院亦議革中吾邑中丞傅公居節母太
夫人制喟然太息曰茲地也非余昔所聚而講
業群而考德者乎而何忍一日坐視其淪落市
廛而遽莫可圖復哉廼捐貲二百餘金抵其直

廢幾存羊以俟今日壬午以來主上毅然獨
斷思與天下士民更始舉十餘年興革所不便
者悉悉釐正其大者詔書頒示次則有司可
以推廣德意而奉行者聽其次第修舉自是
四方郡邑舊志所載書院雖未奉旨興復而
稍稍出諸民間而還之舊矣中丞公廼挈書院
故基歸于郡邑置其值不問郡邑聞之兩臺當
道中丞東揚心毅陳公直指東齊鑑塘朱公嘉

與高誼命有司伐石鐫辭以彰懿舉而議者猶
以謂憚於書院之復姑立社學以應詔云時
督學則四明沈公獨首議曰方今寬政一新厲
禁槩施澤誕煥輟何獨士類不蒙其休哉况社
學可立而書院獨不可推行乎夫嘿喻意指示
其端而不使驟溢者布憲之徽猷也稟印法
意會其變而漸以宣營者將德之弘圖也廼
議復故宇為諸生講會而別界一區為社學舊

有祠祀周濂溪至王陽明七先生為七賢祠易以景賢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蓋兼之矣議聞兩臺兩臺躋之遂下所司漸次修復郡侯維揚章公介文學廖某造山中屬史氏以辭余惟古昔盛際國學遂序黨庠家塾群子弟而教以德行藝養之惟恐其不周而認認日望其有成是以在昔多才而國家並臻休明悠久之慶餘風被于列國式微之鄭公

孫雋猶能不毀鄉校以取重聖人逮烈燄熾清流投偽學禁而治俗污窳世道陵替之故可攷而鏡已吾筠俗樸而風質士多醇茂其處而學也無希濶汪洋之譚兢兢尺度罔渝故其仕也亦不驚為蹉跎倣詭之行而至於守官行已廩乎程憲不至與世浮湛後先相望成跡具存及今而不能無少變也已夫士際聖明則興起為易苟以豪傑自命學之修壞豈有待於外哉七

先生羽翼孔氏者也書院之設羽翼學宮者也
七先生之學淵源洙泗而發微濂溪學聖之要
亦惟無欲無欲則公為居敬為窮理為主靜為
致良知總歸于仁義中正而修之古語曰視其
同萬物皆一視其異肝胆楚越夫至於肝胆楚
越則接搆日鬪是非守勝尅核不已而忿厲之
心生焉恣睢自任卒病天下以禍其身而終莫
之寤豈其初心則然哉欲錮之也諸士誠能遠

師前賢近宗先達仰體作新之意俯維風土之
故鑒于書院之所以興廢而知人品之所為臧
否世運之所為徃復則聖道可學而至直躋斯
世于隆古而寧獨有光茲舉哉中丞公立御史
臺侃侃無所依回兩視 畿學則務以寬教畿
士至今宗之歷寺卿並林聲績讀禮居鄉垂十
年而凝厚廉靖之風足興後學今起撫兩越越
人戴其保釐 上方嚮用老成端重公之勛業

未育艾也茲舉蓋以翊宣文教而大有造於此
邦是不可不記書院地幅規制詳志郡乘故宋
郡學宮也始修于郡守任丘鄭公有督學河南
田公記增修大備于郡理吳興潘公有祭酒鄒
文莊公記潘公增置田若干畝以贍學者與書
院俱鬻沈公欲并復之今參知行省尚圖考其
成云中丞公諱 號仁泉高安珠湖人沈公諱
號東霍章侯諱 號侍山其一時當道群公

暨郡邑有事當書者則列在議牒

前清江令希宇郭公生祠記

今御史大夫希宇郭公之始為清江令也去今
二十餘年矣而邑士民思之如一日先是歲癸
巳相與豎亭勒石大司空曾公為文志之矣而
猶未足以慰其永懷也越今歲戊戌復謀購地
于邑治之前奉公而祠之祠堂三楹中肖公像
左右翼以兩廊前樹棹楔大署祠額於其端祠

後別為廳舍僦民賃居即司祠鑰啓閉而歲量
入其直以供祠之費公九月廿九日初度士民
約歲是日交集祠下稱觴為壽期以垂之永永
勿替其思慕之薦如此董其事者教清江先生
孫太學生呂也事訖以諸縉紳先生之言來徵
余文余謝不敏弗獲辭迺因有感而曰公何以
得此於邑之士民哉夫人情睽合萃渙其於久
暫疏數之際始未嘗不比暱往復而後稍厭數

以弛也公今為御史大夫立

殿陛之上勢日

尊貴去清江奚翅萬里而二十餘年之間歲月
漸靡閱歷幾何其士民猶戀戀若屬毛離裏之
不能頃刻不介于懷也意必有魁竒卓詭之事
震炫於人耳目而駭動其心志是以雖歷年之
多而能使人嚴而神明之不敢懈耶及讀司空
所論次政蹟不過省供億清耗蠹禁奸慝興學
造士色咲教育之云爾今之課令高等曷嘗不

兢兢於斯數者及考之既去之日聲實已浮過
半而况數十年之後而其風流尚在人心也哉
令之於民父母也父母之以身范其子而為之
計長久也亦唯是家人生產日計而尋之與夫
教誨式穀使不隕墜以有成立耳然其真誠慊
惻恒通於喘息呼吸之微而精神營度相為綢
繆膠固而一無壅闕滲漏故不待綰結而澤在
一日未斬思慕一日罔極也昔潁川治行漢廷

推為第一而伺察陰伏不免奇恠近名故自御
史大夫而為丞相也號令風裁遂損於前說者
謂米鹽靡密繁碎之務獨長于治民而總攬紀
綱非其所優則委吏會計者非耶蓋其挾術任
數陰陽上下故欲令郡國飾教條而誇鷓雀猶
然烹豬烏肉之故智也迺若蜀郡桐鄉九江一
無所謂神明者而其民祠祀之不絕則所以入
民之深而永終有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雖

然令親民者也而大臣則親於君親於君者道
在得君而親民者道在得民今之令而誰能得
民者即千里一覲猶幸遇之且莫也而大臣能
得君以畢其志而竟無損於功名抑何寥寥哉
夫士之始離輿滌也進取方銳絜度程效并力
趨赴罔不難以其身為民之寢處燠咻也及至
躋躡崇臚願望滋廣志分於多岐而精疲於末
路反而求其始仕之初心已莫能自信矣以莫

能自信之心而欲格天而望其嚮荅也有是乎
哉由前觀之公為蜀為桐鄉為九江由後觀之
其不為潁川也必矣南山祝美之辭也既曰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必申之曰樂只君子德音不
已夫去思懷惠故詳其已往而祠則報惠宜申
諸將來余雅聞公節槩故於邑士民之請而為
道其祝願之私如此云公名惟賢字哲卿福建
晉江人由萬曆甲戌進士去清江而歷今官所

至聲績茂著具在曾司空文中

書行役吟稿後

今夫靈曜載陽惠風扇飭異芬蔭藟芳卉披馥
厥攢柯而架莖宛撝錦與錯繡矣至若幽藂織
蒂順時節以苞茁露本真而流晷朝華分榮柔
條埒秀亦足以綴景物而暢睇睐也乃若宋人
之刻象楮三稔操斤甫就一葉鋒芒顏澤亶肖
其真蓋亦瘁矣哉余讀古人詩塗罨巷謳勞呻

康吟悲愉殊態雅俚襍陳寄嘯歌於片時振麗
藻於千禩爰逮輓近古調云古墨客翰卿燥吻
濡毫雙品格則代分甲乙校風神則人辨雌黃
及授簡於作者殆不能邀榮於一賞嘻嗟何哉
刺楮雖工終不若春陽之一葩也懷雪胡君孝
純慕養職分靡監扶瑰瑋之器負追琢之能資
厄於任子位闕于外寮睠懷內顧永言感歎頻
觸興於矚眊怕寓情於篇什平生撰著殘晦篋

中竊睹斯稿一窺梗概余友同年楊君旣弁其
端走也不敏更綴末簡左太冲有曰發言為詩
者咏其所志也登高作賦者頌其所見也飾辭
臆說工巧奚當世之譚詩者其毋珍刻楮而眇
春葩哉

羊嵩原雄筠唱和冊引

雄筠唱和嵩原羊戾理天雄貳瑞筠與諸同寅
鄉大夫撫景寄悰感時懷古所為賡唱而迭和

者也戾由名御史晉符臺用言事左遷歷二郡
一切職務不厭煩瑣故其形之咏歌春融閒雅
略無憤懣不平遷客無聊之態余嘗讀戾少府
題名記云縣令非庠臺寺非崇禁廷非近郡國
非遠獨慕蘇子由文文山之勤民憂時隱然若
有遐思焉戾之志量可知矣故宜其形之咏歌
爾爾也昔蘇子瞻論賈生非文帝之不用生生
之不能用文帝今上聖明遠邁漢文戾通達

國體不下賈生而又能慎其所發前席之名且
及矣卷阿矢音固當鳳鳴朝陽也是冊戾乎書
以示余余為引其端如此

尺牘清裁補遺後序

代

丁丑春余獲對南宮納書中秘蓋出太史東蒙
公先生門云先生冲夷溫懿望者卜其公輔也
令子長君方在韶齡握靈閔珍聲名已隱隱動
諸縉紳學士矣既余官諫垣歷旬宣而先生溢

罵修文地下長君悼先志之弗竟慰世業之中
墜抱璞荆山索珠玄水張羅徃牒片語畢弋迺
乘餘暇編輯尺牘清裁補遺一帙分為四卷自
敘明志爰已刻布青氍膾炙中原余參藩江省
侍御朱公手是編授余余退而率業伏而歎曰
先生其不死也夫靈均忠憤不遇而離騷一經
崛起三百篇後蔚為千載辭宗然其後無聞人
獨弟子宋玉葦相與歔歔僚慄至悲訶不已讀

者憐之今有長兄先生其不死也夫雖然余生
東南人也昔嘗涉三江五湖望洋東海瀆濊滌
淼滔天浴日譎詭殊恠溷浸出沒莫可名狀拊
髀躍然曰此神州淵藪也及遊先生之門而聞
聞其勝則先生不言濁河渤海而獨言辨澠淄
事以謂天下至味生於至淡至廣出於至精有
味哉其言之也已又官西蜀歷青城登峨眉翺
翔金維太清之間而游躬江河之源則崑崙岷

山並極西北介在荒服江河竇焉其本不過濫
觴而襟帶兩戒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尾閭洩之
不涸也然後知天下抉奇博覽之士本本元元
必尋其端而流斯噴沫雜與窮詰先生不言濁
河渤海而言澠淄蓋其慎哉是編也昉于西蜀
用修楊公繼則吾崑元美王公稍加裒益而長
君又增而補之其諸窮源崑岷合滙大海即漚
泡之中不遺澠淄之辨也長君之用志良精勤

矣於是重加剗劂請于藩伯王叔陳公弁其端
而余則論次末簡庶以廣長君之志士惻先生
九京不獨為宋王之悲歌歔歔而已也昔子長
氏傷太史公番滯周南發憤作為取協經傳整
齊百氏拾遺補藝成一家言藏之名山是編也
長君固泰岱之副矣若乃紬金匱石室之藏上
下往古來今撰述紹明以光大先生之志于不
朽則余將拭目焉而此固窺見一斑也

題南雍濟美卷首送德昭姪孫

吾教之顯於明興肇自憲僉竹坡公而少府
東湖公繼之侍御存菴公又繼之存菴公再傳
而為太學生汝敬士焯汝敬次子也焯初遊邑
庠往謁外父張爾操使君于衡使君詰之曰子
之來也睹南嶽之崔嵬覽湘流之清浚能無心
眸開豁而形神俱爽乎焯唯唯使君進而語之
曰一鄉之士曷若一國一國之士曷若天下吾

宦遊楚楚江夏郭美命先生天下士也今掌成
均于南子盍遊其門以大厥觀乎焯唯唯使君
遂解橐中金而贈之焯歸以告余余亦命子壻
吳夢旦與偕入南雍焯之行也告別于宗父老
父老暨二三親爰合醴為餞各贈以言彙成一
卷而屬余題之余惟世祿之家子孫不難于階
進而難于服訓故書稱象賢春秋致謹於由禮
驕侈易滋而儆戒之言不聞也自古克肖之胤

其所漸被於家庭固有自來而易嘗不得之尊
師取友之益哉是故師道立則善人多與善人
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與之俱化也郭美命余
門人也余於二子旣慶其得師而尤慰其無友
吾鄉有謝吉甫氏蓋所稱為苦節獨行之君子
者余恨其覲之晚而獨喜其一見而契之深也
乃為二子介吉甫而與之偕行其廢幾朝磨夕
淬而日底於善人也歟焯茲舉也內有光於嗣

服而外無負使君之教矣余貧不能為旦贈告
焯即以告旦也酒壺既傾吉甫為歌菁莪鹿鳴
而別吉甫其有以示之矣焯字德昭余既題其
卷而綴之以詩

詩刊五言律

題烏柏家聲卷首

詩紀小星江沱而必推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蓋
志所自也當時里巷閭中之謠即其細行曲節
皆得聞於太史以備觀采而詩之以節稱者柏

舟之外寥寥無聞焉豈幽貞之操固自古難之
歟趙氏下宮之難也公孫杵臼自居其易而以
立孤屬之程嬰且曰趙之先君遇子厚子勉為
其難者則立孤之視殉節為尤難矣彼二子皆
所稱烈丈夫也而猶計較難易然後審所自處
其以責之嬖人女子而欲無處其難也不亦重
且周乎余宗姪太學生汝敬之喪其父叔時兄
也生才二旬耳呱呱藐孤危若干鈞引於一髮

匍匐過者猶生愍心乃其母王氏懷抱出入且泣且訴曰天乎不欲泯教氏之世德而使宗祊之有屬也其在此兒劬勞顧復摧肝裂膽日夜冀其成立以延如綫之緒王氏之所以衡困於十餘年之間者茹荼固有餘甘矣及今孫曾繞膝而又見其孫之遊太學也固天之克祚明德而王氏矢心勞勩寔基之矣邈厥本原其所以垂刑十而閑習之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汝

敬之祖侍御存菴公禊身教家警歎必肅而正直之氣剛毅之風著于家庭而溢於閭閻闔閭之內蓋自憲僉竹坡公少府東湖公以來內則家聲法程具在而陶範隳葉於其中不翅器之在型弓之在檠自期于方圓勁直而若性使之然矣汝敬之遊南雍奉其母偕往與汝以遊者皆知其母之節侈為輦歌以頌美之積而成卷汝敬請余題其端余命之曰烏柏家聲蓋亦推

本所自以附於詩人之義也歟

逋廬解

逋廬居士晚好梅凡耳目覩記手持口詠悉并而寓諸梅聞有善寫梅者冒暑走數十里謁而請之有宋山人訪余至善詠寫則與同寢食者數日必窮其伎而後去自號曰四休六逸逋廬居士顏其齋曰逋廬已又製四休六逸詞咏梅諸什示余余為和之先是屬其說於余而余未

有以應也久之客有嘲余曰子之習居士故矣而何說之難也余曰未得其解客曰解何難哉子不知林君復乎君復隱居西湖足不入城市者餘二十年嗜好泊如獨鍾咏於梅當時膾炙人口於是後之好梅者咸託焉居士嗜其好即名其名也子何索之遠乎余曰子襲其名未解其義也客因以詰余余曰梅以君沒名君復不以梅名陶之菊王之竹周之蓮直寓焉爾而非

其實也果如子言則世之為元亮為子猷為茂叔者盡天下哉夫逋之義負也逃也負于此必逃於彼逃而復焉此君復之所為名而字也居士固亦有所逃焉耳客咲曰異哉逋逃賤稱何以目居士而且及古人乎余曰子豈知逃者哉古有以身逃者矣屠羊說其人也古有以家逃者矣顏闔其人也古有以國逃者矣越王子搜其人也古有以天下逃者矣石戶之農其人也

彼不善逃者畏景而不知處陰竊鈴而掩耳以馳也逃何容易言哉客曰請言居士之逃余曰居士其固知逃哉居士初嘗治博士家業矣竟之未見其止也迺有厭心買山數畝於陽嶺之陽決渠編籬蒔花種柏招邀嘯咏以遊以嬉號曰南陽山人既而去之以遺其子而又戒其弗葺也則舉以授余余因而疏之垣之池之亭之日與居士偃息其中時而奕時而詩時而頽然

以醉而脩然以歸居士不知為余余亦不知為
居士也居士之為南陽入而穴土室以居則曰
坐忘窩出而拊松枝與鳥語相和則曰巢松子
又自其所居步澳溪之澣合一流而匯潄波洄
滌泐折而東之而漣漪渙漾也則曰觀瀾子居
士其逃名乎其逃實乎信乎居士之善逃也客
曰乃今聞逃之義得居士之解矣然則子之徑
而菊池而蓮環圍而竹狂呼而醉靜觀而止也

其亦曷逃乎余曰壺子之九淵神逃也客恠其
語以告居士居士蹶然曰有是哉其言逃乎雖
然知我者也余將與之逃諸廣莫之野無何有
之鄉渾沌之與游溟滓之與居諄芒之與適烏
知所謂大塊之勞我佚我休我哉而余直以彼
為善復矣余聞之曰居士其見善者機乎彼既
其文者也示之以太冲則直有逃焉爾

程信吾進士小像讚

卿雲爛兮開天閭臚唱動兮珮玉鏘多士征兮
儼冠裳叶昌辰兮慶觀光矢丹忱兮對揚肅令
儀兮嘉臧薄鷹鷂兮希鸞皇肆澄清兮暨海邦
卷舒惟時兮相羊睠碩橫厲兮八荒駕雲霧兮
翱翔扶日月兮帝之旁稟一惠為周行諦始
進以賢良洵七尺之堂堂類榮名而彌昌

安土詞

日云改歲適當鼎革之期月紀嘉平允協泰臨

之象集群仙於蓬島迺

太青於玉堂宮室維

新神人胥悅言念豐邑燕貽必先考卜斯于似
績乃獲攸寧况屬中興之秋尤當大觀之日神
謀允賴教典肇修伏念某奮跡一經安貧累世
陋巷不改自愧顏氏之賢環堵蕭然人嗟原憲
之病中葉不造碩果僅存乃者帝命展親幸
蒙休沐之賜天啓營室聿興版築之謀門第
改觀敢效于公高大侷與胥美謬當張老揄揚

周以垣墉被之瓦甍。桑土豫綢繆之計磐石
固奠安之基六月肇工半載集事人力豈至於
此神休實贊厥成且卜吉期爰即新宅安筦簞
而叶夢奉菽水以承歡攸躋筮芋爰笑爰語匪
藉地祇之固曷臻家道之昌用啓玄宗大
闢法會仗黃冠而奏格聲徽步虛秉丹烟以
思成精孚合莫彩雲遙擁迓諸天于上方紫炁
先騰度真人於函谷皈依道德宣營威靈

伏願 真宰居歆 英爽來格 珊珊環佩集

太乙之靈壇燦燦並珠證 上清之善果祝釐

不吐祈福有徵得一以靈奠方隅於孔固有萬
必大綏福履於無疆鶴髮烏紗天壽錫高堂之
慶鳳毛麟趾人文鍾奕世之祥承庇滋綿椒條
蕃實台纏炳耀長依 北極之尊奎宿光芒水
發西崑之秀肅干 聰聽敬受 明禋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論 閣試

聖人者不以物役其心者也不以物役心故其
天純其天純故其神全於是乎參天地並日月
照萬物而聖人之德神明四達而不悖矣若此
者聖人豈能有益於其心哉蓋嘗觀心之所自
來矣人心之初判於大極極於大虛其體湛一
其用虛靈譬如空之未雲也鑒之未翳也空明
懸著萬象辨焉夫心之本體如此而又有所求
而不得者何哉今夫耳之與形無異也而聽者
不能自聞目之與形無異也而瞶者不能自睹

心之與形無異也而昧者不能自察物有所聞
之耳故止水可以鑒顏燭鬚眉而平準者取法
焉一或撓之則天地方圓莫辨矣為其澄於靜
也人靈萬物且不知莫而著龜枯朽能卜來今
定吉凶以用之者儼不用者也而長得其用在
物且然而况於心乎聖人思慮恂達耳目聰明
前乎千萬世而知其已往後乎千萬世而知其

將來上極於天下窮於地博觀於庶類而知其
高卑散殊事至而揆物來而宰千變萬化而不
可為端倪蓋握其樞以為天下運而天下莫測
其所以聖人固如此其神哉聖人固非能離去
形骸而求所謂慧宗也亦未嘗泯極希夷而泛
事於寂照也惟其心之清明而已矣心之清明
固其本體也衆人與接為構日以心鬥與
刃相磨終身荼然而不知其所止故外獲

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謬而捉將

內外獲者已且不能寧而何有於清明哉

知人心之不可禦也莫若守之

無私養之以

恬全之以天衆形色色人皆徇諸其目也而聖
人方且視之於無形明有所不試也羣音囂囂
人皆徇諸其耳也而聖人方且聽之於無聲聰
有所不用也軫軫轉轉變態萬狀日視相代於
吾前人皆執之以迹也而聖人方且寓之於庸

不得已而後起也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
塞達道之蔽此數者不盪於胸中則正正則
靜則虛虛則明明則無知而無乎不知
不為也聖人之如神固如此哉瞻
虛室坐白無將無迎其明如神人
聖人豈同於齊知之所知哉全
矣雖然聖人之具是德豈獨其身自
君天道也天道清則五官宣而四時行君



原件短缺

P34

